

## 2003 年一季度首都话剧舞台回眸

刘 平

—

每逢佳节，娱乐活动总要比平时多一些。然而不知为什么，今年春节前后北京的话剧舞台却有点儿冷清，除首都剧场的《万家灯火》在不间断地演出外，其它的剧场几乎没有话剧演出。新创剧目的演出，自元旦期间中央戏剧学院实验剧场演出的《思凡之后》后，直到2月18日北兵马司剧场演出的《我爱抬杠》，3月4日中国儿童剧场演出《青春禁忌游戏》、北京人艺小剧场演出《俗世奇人》，话剧演出市场才有了些复苏的迹象。

### 生命应该欢乐

寒假前后，中央戏剧学院的学生演出了两台大戏，一是导演系99级本科班于1月1日首演的《思凡之后》；一是表演系99级本科班于3月4日首演的《青春禁忌游戏》。

《思凡之后》（编剧黄维若，导演丁如如）的内容与原来的小剧场话剧《思凡》已没有多少关系。它是把中国昆曲《思凡·双下山》的故事做了大胆改造，在叙事结构上另辟蹊径，主要写小和尚小尼姑私奔下山后，与师傅师兄狭路相逢的尴尬，以及与一群贪官恶霸巧妙周旋的斗智斗勇，并在一种幽默、机趣的舞台气氛中，显示出对人生、爱情的思考以及对生命价值的追寻。整个演出是在一种欢快、诙谐的气氛中进行的。导演在总体创作构思中，充分利用舞台的假定性，不求写实，但求写意。舞台设计非常简练，前面是一个小平台，竖起来就是一堵“墙”。后面的一个高台上横挂着一块透明的细纱布。演员的激情表演也使整个演出妙趣横生，情意浓浓。尤其是把歌与舞穿插于剧中，不仅让人们看到了爱情在自由田地中的欢快，也看到了“自由的生命”与“束缚的灵魂”之间的强烈反差。当小和尚明远和小尼姑慧云像出笼的小鸟飞奔下山后，内心无比畅快，这时女歌队边舞边唱着：“解不开的连环扣，放不下的挂心钩，割不断的心头肉，情意比天还厚……”，这段歌舞很好地烘托了他们彼此内心情感的甜蜜。在“沐浴露相”一场中，当和尚们发现慧云是一个尼姑时，顿时慌了手脚，一边是了空师傅指挥众弟子作降魔大阵法“挥臂驱邪”，一边是明远与慧云沉浸于歌队的“情意比天还厚”的爱情歌舞之中。驱

邪打鬼与爱情倾诉相持不下，两种歌舞演变为两种观念、两种信仰的激烈冲突，“自由”“爱情”的勃勃生命力，时时冲撞着那些“被束缚的灵魂”，大有招架不住之势。和尚们嘴上说明远和慧云是“色魔淫邪”，心里却又想知道他们是怎样“相识”和“相恋”的。这台具有喜剧风格的演出令观众感到情趣盎然。

心窝子”被“刺”了一下

《青春禁忌游戏》原名《亲爱的叶莲娜·谢尔盖耶夫娜》，编剧是（俄）柳德米拉·苏莫夫斯卡雅，翻译童宁，导演查明哲、王丽娜。戏开始于一场刚刚结束的数学考试，几个没有考好的学生——瓦洛佳、巴沙、拉拉、维佳，以给数学教师叶莲娜·谢尔盖耶夫娜祝贺生日为名，向她索要数学考卷保险箱的钥匙，以便修改成绩。女教师坚持原则，批评了他们的这种做法。他们便运用了许多成年人才能有的“智慧”和“哲学”，威胁、利诱、咒骂、抄家，软硬兼施，甚至对女教师搜身、凌辱，并当着她的面强奸女学生，逼迫老师就范，最后酿成悲剧。

这是一出有着丰富内容和深刻内涵的戏。它以一场“游戏”为依托，展示的却是社会现实与人生境况；它以“钥匙事件”为载体去拷问人的灵魂，把真与假、善与恶放在观众面前去“试炼”，它不只是一要拷问出真中之假、善中之恶，同时要试炼出恶中之善来。当瓦洛佳以种种卑鄙的手段逼迫老师交出了“钥匙”后，他感到了巨大的满足与快乐：“成功了！奏乐吧！鼓掌欢呼吧！国王胜利还朝！”就在此时，与他同伙的维佳却突然大声命令着他把钥匙“放回去”，“给我扔掉！不然我现在就……打死你，土匪！”然而，尽管学生们最后没有“拿”走保险箱的钥匙，但他们的行为已经超出了“游戏”规则，尤其是他们“逼”死女教师的行为让人心里感到不舒服。学生们曾对女教师叶莲娜·谢尔盖耶夫娜说，看你们这群“伪君子”培养了一些什么人？但从剧本中我们看不到女教师身上有什么“劣迹”行为，她的坚持原则不交钥匙，不想以非法的手段过“好日子”，甚至不想走后门为母亲治病，是不应该受到指责的！学生们受社会上的不正之风的影响而“变坏”，是不应该把鞭子“抽”在教师身上的。作者在剧本中也没有提供女教师应该受“指责”的理由。不过，这个悲剧确实令我们感到触目惊心：现在的孩子们怎么会变成这样？是教育之

过还是社会原因？这是每个人都不能无动于衷的问题。导演的细腻手法、演员们的激情表演以及音响、灯光、舞美的配合，使这场演出产生了强大的震撼力，看戏时思想和情感都受到了强烈地冲击，“心窝子”就像是被“刺”了一下，它不仅让人们看到了前苏联的社会现实，也让人们联想到中国的社会现实和中国的教育，并且提醒着自己：面对这样的社会现实我们应该怎么办？

作品有无魅力，不在人物多少

《我爱抬杠》（编剧刘深，主演秦堰）是独角戏，舞台极其简单，一条几案，上面摆着几个木头小人；一方小桌，一盏油灯，一壶浊酒；一副对联——“几根傲骨头支撑天地，两个饿肚皮包容古今”；一个人进出，几经变换身份，在台上絮絮叨叨。然而观众却看得津津有味。戏的独特之处在于找到了一个好的视角，通过一个人的经历展现社会发展历史的进程，文字非常经济。剧中的“管大臣”，是一个爱“抬杠”的主儿，而他的职业就是一个抬“杠”（即为死人抬棺材）的。该剧就是通过“管大臣”为慈禧、安公公和孙中山抬“杠”，以及给后来的电视剧表演抬“杠”的场面，折射出了八国联军入侵、大清灭亡、军阀混战、日本侵华、新中国成立至今的社会历史演变和不同历史阶段中普通老百姓的命运及他们的喜怒哀乐。秦堰的表演很值得称道，较好地展示了人物的个性，丰富了人物形象。看完这个戏我感到：一部戏有没有艺术魅力，与人物多少没有关系，与是否大制作也没有关系。关键看剧作者与演员的艺术功力。就剧本而言，该剧解放后的内容不如解放前的戏厚实。我想，假如把人物性格中的爱“抬杠”与他职业的抬“杠”这两者糅合得再密切一些，也许会更耐人回味！

“红火”的《万家灯火》

《万家灯火》（编剧李龙云，导演林兆华、李六乙）是一出描写现实题材的戏，通过讲述北京金鱼池地区危旧房改造的故事，浓墨重彩地描写了一群生活在我们身边的小人物，用朴实、细腻的手法刻画了他们在房改过程中的思想矛盾纠葛以及情感、心灵的碰撞，表达了普通百姓渴望过上“好日子”的强烈愿望。从内容上说，剧本的结构虽然有些松散，但真实的生活故事，真诚的内心情感流露，幽默、俏皮的语言，很快沟通了与普通观众的情感。而宋丹丹、

濮存昕、杨立新等人的精彩表演，也为该剧的演出增添了浓郁的京味特色，很受观众的欢迎。

该剧自去年10月上演以来到现在，票房一直很火。目前已演出60多场，票房收入近600万。自2月14日起，该剧又开始了第四轮演出，观众仍很踊跃。

舞台需要“创造”，故事仍需“新编”

“元旦”期间，为纪念小剧场话剧《绝对信号》上演20周年，由一群执著于戏剧的戏剧人以“民间力量”在北兵马司剧场演出了《绝对信号》。之后，中国国家话剧院于1月10日在北兵马司剧场演出了《故事新编》。

《故事新编》（总导演林兆华，导演易立明）以鲁迅原作中的“铸剑”贯穿，并穿插了嫦娥奔月、大禹治水、女娲补天、出关、非功、采薇等几个故事。参与演出的演员有京剧、话剧和现代舞的演员。这是一出实验戏剧。林兆华说：“这个戏是导演与演员共同创作，注重对鲁迅精神的感应与体验，所追求的是内在与外在的结合。演出没有文本，属于即兴创作。主要发挥演员自身的创造力，通过自我对文学作品的感受，释放出一种东西来。比如京剧与现代舞、话剧的共用，就是一种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我们想通过不同艺术门类的相互碰撞，相互感应，相互吸收，创造出一种新的形式，给人一种冲击力。”该剧曾于2000年在北京城南一个工厂的废旧车间里首演，这次是第一次在剧场里演出。这个戏的演出不仅使观众看到了一种新的戏剧样式，而且看到了传统艺术与现代艺术相融合的广阔空间。它的出现，既开阔了艺术创作者的思路，也改变着观众的艺术审美习惯。多数观众认为，这是一台具有表现力度和视觉冲击力的实验戏剧。

与《青春禁忌游戏》同时上演的还有空政话剧团在北京人艺小剧场演出的话剧《俗世奇人》（编剧王志安、王向明、胡玥，导演王向明）。该剧是根据冯骥才同名小说改编，讲述清末社会的变动及生活在社会底层小人物的故事，其风格特点突出的是写天津卫的民间故事与风俗。舞台设计、人物造型、语言设计（讲天津话）到服装、道具、音响都体现着剧本的内容。演出比较精彩的是“故事二”讲述钦差大臣荣禄与小官贺道台的戏，条理清晰、比较有深度。此外，剧中所讲述的假画与真画、真酒与假酒（掺水的酒）、人才与庸才的故

事，也让人们产生了一些思索。应该说，编导抓住了一个很好的题材，剧名叫“俗世奇人”，就是说既要“俗”又要“奇”。不是以“俗”代“奇”，而是要“俗”中见“奇”。现在的演出，“俗”是有了，“奇”却不够，有些人物（如酒婆）的形象写得不够清晰。尤其是不熟悉天津话的观众，就感到演出的表面热闹，掩盖了剧情的意蕴与内涵。

3月14日至16日，香港“无人地带”剧团来北京演出了《马老师的疯狂教学法》（改编、导演、主演邓树荣）。该剧原为巴西剧作家罗拔图·阿蒂尔第写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作品，剧中的女教师以独白的方式教导她的学生认识书本的知识与现实世界的差异，籍此引出一个恒久的形而上的问题：人的生存究竟为了什么？该剧也是一个探索实验戏剧，融形体于表演之中，同时在演出中插入了多媒体等艺术手段，引起了观众的兴趣，开阔了观众的眼界。